

资本的二重性与 耐心资本的发展进路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陈绍辉 □孙熙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与不稳定、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环境破坏与资源浪费等负面问题。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形式,是对传统资本的扬弃,克服传统资本短期逐利与高风险偏好,融合社会进步和环境价值,具有长期投资导向、注重社会效益与可持续发展、风险承受能力与稳定性、参与性与合作性等特征,对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缓解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推动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征程上,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挥政府与市场合力,政府监管资本、引导流向,优化政策鼓励耐心资本投入重点领域;以制度建设为牵引,完善风险管理与评估体系,不断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助力新征程上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关键词:耐心资本;政治经济学;新质生产力;资本的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5)01—0036—10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述评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1]。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其作用和影响日益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本质、运行规律及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刻地剖析,为我们理解当代经济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随着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如环境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等问题,人们对一种更具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的资本形式——耐心资本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的二重性以及耐心资本的发展路径,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金融体系的稳定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术界关于耐心资本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早期欧美学者提出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随后2007年《纽约时报》将“耐心资本”描述为具有风险投资基础特征,要求长期回报,但期望回报在5%—10%的范围内,而非风险投资家寻求的35%左右,被认为是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保持领先的一大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研究”(23LLMLC093)

作者简介:陈绍辉,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熙国,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因。2019年由哈佛商学院教授维多利亚·伊凡希娜和乔希·勒纳所著《耐心的资本》出版,书中指出养老金、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捐赠基金和家族等是耐心资本的重要投资主体,但是耐心资本也面临着短期利益驱动、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挑战^{[2]36}。

国内学术界最早对耐心资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林毅夫、王燕,他们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耐心资本进行了定义和阐述,认为以耐心资本投资于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短期可增加投资需求、应对经济下滑,长期可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和质量,如中国在1998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时,通过大规模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稳增长的实践,证明了耐心资本投资的积极作用。林毅夫等学者指出,中国储蓄率高、有长期思维的文化传统,耐心资本来源充裕,应善用这一比较优势,以此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绿色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3]。多数学者认为,“耐心资本为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建设未来产业提供稳定的金融活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4],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5]。同时,有学者从企业ESG(环境、社会 and 治理)责任履行角度出发,论述了“ESG能够产生信息效应、长期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和绿色投资者关注效应,进而发挥耐心资本稳定股票市场的作用”^[6]。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从耐心资本的定义、特性、功能以及优化策略等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提供了相关理论资源,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7]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分析资本的二重性及壮大耐心资本的本土方案。

二、资本的二重性与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8]62}。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与货币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其本质特征——增殖性,即“money which begets money”^{[9]181}。资本体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财富,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反映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占有。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0]922}。就资本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而言,物质形态的资本包括生产资料、货币等,价值形态的资本则表现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在循环过程中的不同形式。资本的价值形态在运动中不断转化,实现价值的增殖。在此基础上,资本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资本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加剧等问题。同时,资本的发展也具有历史局限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一)资本的生成逻辑:“劳动是酵母”

要剖析资本的生成与运行逻辑,就必须深入到货币共同体的生产领域,揭示货币如何发展为资本。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产生的密钥就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由于新的价值“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9]193},即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遵循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规律,但在流通过程结束时,货币持有者却必须取出大于原始投入的货币量,因此,在流通的背后必然存在某种不能直接在流通中观察到的秘密。在流通领域中实现使用价值的价值增殖,就必然存在一种具有如下特殊属性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蕴含着产生价值的源泉,即这一商品的使用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或物化劳动的过程。马克思

指出,这种商品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即“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9][194]},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其消费过程就是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的过程,即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货币的增殖过程,购买劳动力的过程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而劳动力的消费和资本家原初资本的增殖却发生在流通领域之外的生产领域,正是在此意义上,劳动力成为资本的“酵母”,资本在劳动力酵母的催化下成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资本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源泉。在此基础上,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将其转化为资本,实现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的过程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使得劳动发生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自身的类本质相分离。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失去了对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然而,劳动者也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如罢工、示威等来争取自身的权益,反抗资本的剥削。正是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是“人的解放”所依托的载体和物质力量,所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17]}。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无产阶级力量的确证相结合的意义上,指明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二)资本的积极作用及其历史进步性

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彻底批判了资本,“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297]},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不是超历史的、绝对的,而是历史的、辩证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的历史合理性的探讨占据首要地位……马克思把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即历史合理性,看做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合理性”^{[13][621]}。因此,我们不能将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和嗜血性绝对化、抽象化,而应当全面、辩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观,这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从历史必然规律性的视角肯定了资本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扬弃资本要素。

从大历史观来看,相较于历史上通过贵族战争获得更多奴隶、通过土地兼并获得更多土地等社会财富积累增长方式,资本(包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0][927-928]}概括地讲,资本相较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其优势有二:一是资本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实现无限增殖,而奴隶(在奴隶社会时期以会说话的工具形式存在)、土地(受土壤肥力、季节气候因素限制)是不具有这种优势的;二是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它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形成增殖,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永不停止,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其资源配置的高效性、可扩大再生产性实现了对奴隶主所有制、封建地主私有制等受人口再生产能力、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私有制形式的全面超越,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私有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形成了“世界市场”。

首先,资本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14][490]}。具体而言,第一,资本促进生产要素的集中与优化配置。资本的逐利性促使其不断地流向具有较高回报率的领域,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集中和优化配置。资本家通过投资建厂、购买设备等方式,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资本的流动也可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二,资本推动技术创

新与进步。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进生产工艺。资本的投入可以支持科研开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又可以带动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第三,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资本的积累和流动推动了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产业逐渐被新兴产业所取代,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资本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转移,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然而在这种“纯粹”的私有制中,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和财产空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沦为只能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他们作为物的创造者,反而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庞大的物的权力所奴役和支配,“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15]360}“纯粹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物的主体化”和“人的客体化”的普遍异化状态。

其次,资本要素有利于扩大交易空间、创造就业机会和形成世界市场。一方面,资本投资与企业扩张对就业的拉动。资本的投资和企业的扩张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资本的投入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在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驱动下,资本使生产要素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自由流通,人的交往范围也突破自然条件制约直到世界市场的确立,至此,在客观上使原本只能在“共同体尽头”才能从事的交往行为扩大到世界市场,所有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具有世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6]404}。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技术进步可能会导致部分劳动力被替代,但从总体上看,资本积累仍然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发展。资本“在交换行为中代表社会”,形成资本与分散劳动的集体或集中交换,而劳动者则单个地同资本相交换,“交换本身在资本上集中起来”,并且正是通过和伴随着这种交换的发展,资本逐渐消除了工人的分散性,建立与自身增殖逻辑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如劳动者被集中到相对固定的工作地点、适用相对统一的规章制度、划归为不同的分工部门等,资本也正是在重构适应增殖逻辑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把分工、劳动、科学所创造出的力量表现为自身的力量,从而确立了自身在共同体的权力和对劳动者的统摄力,即资本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或社会力量,资本“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14]590}。

最后,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一方面,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资本的流动可以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同时,资本的逐利性也可以推动企业不断创新和改进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只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9]683}。因此,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共同体成员才能够掌控和支配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而获得自由发展。这种发达的生产力并不是孤立地、突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各个时代前后相继逐渐积累发展的结果,是“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人的普遍交往,有利于人从由原始的人身依附关系跨越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自由状态,相较于处于自然共同体阶段的“动物学时期”的人的存在样态(即“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的动物学”),资本共同体内人的普遍交往“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16]403},使人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

(三)资本的消极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

资本在原初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并不具有政治属性或道德层面的价值属性,而且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必然要素,为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资本僭越了其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工具地位而成为一种“主义”,即将资本上升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和统治地位的要素,资本主义内部的资本已不是仅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且以自身为逻辑掌控整个共同体时,即当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时,这种社会再生产支配社会生产、资本支配劳动的社会则是头足倒置的和虚幻的。在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所形成的货币共同体,使共同体成为抽象的共同体;而深入到生产领域的货币成为具有自觉增殖特性的资本后,就形成了以资本为主体、以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逻辑的结构化的资本共同体。这样,在私有制发展到纯粹私有制的共同体阶段,货币和资本实现了结盟,形成了强大的“货币—资本”共同体,它通过支配着社会共同体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地覆盖和遮蔽。

首先,资本无限增殖的本质必然引发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一方面,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过剩。同时,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不足,无法消化过剩的产品,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会导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是引发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进行投机性活动,导致资产价格虚高,形成经济泡沫。当泡沫破裂时,会引发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金融资本因其与社会再生产相对立的内在必然性,必然导致结构性的危机”^[17]。资本的跨国流动也会带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在国际自由流动。当一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时,资本可能会迅速撤离,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并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传导到其他国家,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其次,资本一旦不被限制和引导,必然加剧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一方面,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不断积累财富,而劳动者的收入却相对较低,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这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2]707},是真正的主宰者和统治者,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容易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另一方面,资本主导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存在冲突性,资本主导的经济增长往往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本家可能会牺牲劳动者的利益、破坏环境等,导致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劳动是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是人的本质属性。但是,随着资本的集中,原本属于人的感性的、直观的、对象化的实践形式、类本质的直接体现——劳动却逐渐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异化劳动,成为资本增殖的全部源泉,即“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16]412},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9]269},而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分离造成了劳动者与自身劳动成果的分离,并且工人的劳动成果反而成为控制工人的支配力量——“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6]415}。同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不能公平地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最后,资本的异化致使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及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9]90},资本、土地和劳动“化身”为利润、地租和工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资本在形式上成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存在,但“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在兴妖作怪”^{[10]940},尤其

是作为生息资本的形式,“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10]440}更为严重的是,资本驱动的消费主义鼓励人们过度消费,追求物质享受。这种消费模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还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总之,资本要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11]538},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间接地发展了人的独立性和相对自主性,另一方面资本一旦缺乏限制与引导,资本的工具理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而成为价值理性本身,作为资本的创造者和主体——人——却成为资本制约和奴役的客体,资本的胜利与人的败退、物化的狂欢与主体的没落、资本崇拜的癫狂与意义世界的旁落、技术理性的膨胀与价值关切的泯灭联袂而生,追求着各自的“自私利益”的人使社会共同体成为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沦为虚幻的共同体。因此,要破解资本逻辑的反客为主,就必须将资本置于社会主义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系统合力之中,“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8]。”人们在社会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18],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红绿灯’适用于道路上行驶的所有交通工具,对待资本也一样,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19],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

三、耐心资本对资本的扬弃及其本质

耐心资本是一种对传统资本概念的创新和发展,耐心资本通过长期投资视角,摒弃了传统资本的短期逐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传统资本的高风险偏好,同时将社会和环境价值融入到投资决策中,实现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因此可以将耐心资本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的扬弃。耐心资本的目标是通过长期投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环境的保护。其价值取向是以社会利益为导向,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耐心资本通过长期投资视角、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和社会价值导向,为资本的运用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耐心资本对资本的扬弃

耐心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资本以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局限性,具有多重创新优势:其一,耐心资本通过长期投资视角,摒弃了传统资本的短期逐利性。它不再仅仅关注短期的财务回报,而是更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这有助于引导资本流向更具有长期价值的领域,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其二,耐心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传统资本的高风险偏好。它虽然对风险有一定的容忍度,但更加注重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耐心资本通常会通过深入的系统谋划、专业的投资团队和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等方式,降低投资风险。其三,耐心资本将社会和环境价值融入到投资决策中,实现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是对传统资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一种超越。耐心资本的社会价值导向投资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耐心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耐心资本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长期项目的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耐心资本可以为长期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转型、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些项目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较长的投资周期,传统资本往往难以满足其需求。耐心资本的介入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耐心资本具有“进发资本活力、扩大资本流动规模、推

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20]的强大势能。同时,耐心资本有利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及扶贫事业。耐心资本可以投资于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扶贫事业。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医疗等领域,可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耐心资本能够推动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创新。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耐心资本以其长期投资的视野和稳定的资金支持,为金融体系注入了一股坚实的力量。它不追求短期的高额回报,而是着眼于长期的价值创造,这种特性使得耐心资本能够在金融市场波动时保持相对稳定,为金融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性保障,“通过引导耐心资本流向支持国家长期重大战略的领域,与金融做好‘五篇大文章’紧密结合,有助于营造更加稳健和前瞻性的投资环境,推动形成更加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整体转型升级。”^[4]其一,耐心资本有助于减少短期投机与市场波动。耐心资本的长期投资导向可以减少短期投机行为,降低市场波动。传统资本的短期逐利性往往导致市场的过度波动和不稳定,而耐心资本的介入可以增加市场的稳定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稳定的投资环境。其二,耐心资本可以拓展金融服务的范围与深度。耐心资本可以拓展金融服务的范围和深度,为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长期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耐心资本项目,实现资产的长期增值和风险分散。同时,耐心资本也可以为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促进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其三,耐心资本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耐心资本的投资决策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可以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传统资本往往倾向于投资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耐心资本的介入可以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支持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耐心资本能够有效承担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活动所带来的高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成为创新过程中的‘时间伙伴’,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健的资金保障”^[5]。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壮大耐心资本的实践进路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社会亟待解决“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壮大耐心资本需要从价值立场、生产关系、社会再生产、分配、金融监管和国际经济交往等多个方面入手,综合施策,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22],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耐心资本的投资决策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和需求,投资于那些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项目和领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通过政府引导耐心资本投资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在教育领域,耐心资本可以支持学校建设、师资培训、教育技术创新等项目,提高教育质量,为更多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不仅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能促进社会的流动和公平。在医疗领域,耐心资本可以投资于医院建设、医疗设备更新、医疗技术研发等,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保障人民的健康权益。社会保障方面,耐心资本可以参与养老设施建设、社会救助项目等,为弱势群体

体提供支持,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既要注重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耐心资本应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耐心资本应当更加注重投资于环保产业、社会企业等领域,既可以获得经济回报,又可以为社会和环境作出贡献。环保产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耐心资本可以投入到可再生能源开发、资源回收利用、生态修复等项目中。这些项目不仅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还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耐心资本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可以促进社会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每位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实现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尊严感。

(二)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系统合力,全面提升治理资本的效能

一方面,全面提升治理资本的效能需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系统合力。相较而言,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西方资本主义迷信市场万能论,鼓吹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可以自动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部门、各领域的平衡;并由此决定了在政治治理方式上,资产阶级政治国家既不需要、也无必要干预市场,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守夜人”“理性的第三方”,还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最小政府”,在现实治理模式的主张上都如出一辙。与之迥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垄断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辩证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坚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23],政府应加强对资本的监管,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垄断,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对于耐心资本,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引导其投资于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利益的领域。政府可以建立健全资本监管体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防止资本过度集中于某些领域或企业,避免形成垄断势力。同时,政府可以制定专门的政策,鼓励其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补贴等手段,引导耐心资本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全面提升治理资本的效能的关键在于引导资本流向符合社会利益的领域。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引导资本流向符合社会利益的领域。例如,对投资于环保产业、社会企业等领域的耐心资本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对投资于高污染、高耗能等领域的资本进行限制和约束。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为耐心资本投资环保产业、社会企业等提供资金支持。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可以通过定向降准、再贷款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耐心资本支持的领域的信贷投放。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可以制定鼓励性政策,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耐心资本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三)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动经济制度的创新与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2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耐心资本,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其投资收益的分配,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需要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劳动报酬的提

高,在再分配中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对于耐心资本的投资收益,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累进税等方式进行调节,将部分收益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和扶贫济困。同时,政府还可以鼓励耐心资本通过捐赠、设立公益基金等方式,回馈社会,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简单否定,而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积极扬弃资本的提 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文明作用”,同时有效地驾驭资本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政府应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对于耐心资本,政府可以鼓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在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则在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创新等方面具有优势。政府可以引导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合作,共同投资耐心资本项目,激发资本的“文明面”作用,既促进效率,又维护公平,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结 语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耐心资本”的大规模、长期性投入有效弥补了传统短期商业资本的不足,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金融强国奠定重要基础,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协同共进与均衡发展。在社会公益与可持续发展方面,“耐心资本”所秉持的社会效益与环境友好理念,激发了一系列创新实践与项目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增进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彰显出耐心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同时,“耐心资本”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市场短期波动频繁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平衡长短期回报、抵御短期风险冲击并坚守长期价值投资理念,是“耐心资本”管理者亟待解决的核心难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中,耐心资本对于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必将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实践证明,随着中国对于长期价值创造和社会责任投资的日益重视,耐心资本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助力“中国号”经济巨轮在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 [2]维多利亚·伊凡希娜,乔希·勒纳:耐心的资本[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 [3]林毅夫,王燕.新结构经济学:将“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比较优势[J].开发性金融研究,2017(11):3-15.
- [4]高昊宇.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与中国科技创新[J].人民论坛,2024(16):28-31.
- [5]郭楚晗,张燕.耐心资本、聪明资金与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及其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4(12):14-23.
- [6]桂荷发,李刚.ESG 责任履行能否助力股票市场稳定:耐心资本的视角[J].广东社会科学,2024(6):1-12.
- [7]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2(16):4-9.
- [8]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宋朝龙.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限度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1):143-149.
- [1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4(20):4-23.
- [19]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求是,2022(10):4-9.
- [20]张杨.如何引导资本健康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2022(10):43-56.
- [21]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求是,2021(22):4-17.
- [22]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4-15.
- [23]孙熙国,陈绍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世界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22(12):26-42.
- [24]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24(18):4-11.

The Duality of Capital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atient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hen Shaohui, Sun Xiguo

Abstract: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olds that capital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brought negative problems such as economic crisis and instability, social inequality and wealth inequality,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resource waste. Patient capital, as an emerging form of capital, is an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al capital, overcoming its short-term profit seeking and high-risk preferences, integra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environmental value, with long-term investment orientation, emphasis on social benefi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isk tolerance and stability,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eviating social inequality and wealth inequality, and promoting st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On the new journey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leverage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regulate capital and guide its flow, and optimize policies to encourage patient capital investment in key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improve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patient capital, and guide and regula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so as to help stabil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new journey.

Keywords: Patient Capit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Duality of Capital

(收稿日期:2024—12—02 责任编辑:张 鹏)